

# 患寡更患不均：不公平感如何影响 民众对腐败与反腐败的认知

李 辉\*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社会不公平感与民众的腐败感知及其对反腐败的看法之间的关系。社会不平等和腐败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和转型社会所面临的两大挑战。两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产生的民众的社会不公感和对腐败与反腐败的感知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对两者关系作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民众的社会不公平感会显著影响他们对腐败和反腐败的看法。具体来说,民众不公平感越强,就越认为腐败较严重,其反腐败满意度也就越低。本文进而讨论这一发现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关键词]** 腐败感知 反腐败满意度 不公平感 收入分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已作了三十余年的努力,试图通过严厉惩办和制度建设等多种方式控制和预防腐败。国内外学界对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成效评价不一,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尝试取得了初步成效,有些则认为其只是隔靴搔痒,更多学者在肯定政府反腐努力的同时,指出反腐举措存在的种种不足。<sup>①</sup>然而,很少有研究触及民众对反腐败的看法。民众对反腐败的评价在当今中国社会

---

\* 李辉,复旦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本研究受到香港特区研究资助局优配研究金(项目编号:9042104)和复旦大学卓学计划(项目编号:IBH3056003)的资助。

① Manion, M., *Corruption by Design: Building Clean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变得日趋重要。因为,民众如何看待政府反腐可以反映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对政府反腐工作的满意度,甚至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态度,<sup>①</sup>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反腐败的未来走向。

民众如何看待政府的腐败和反腐败,以及又是什么因素左右了民众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和偏好,是腐败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目前的西方学者发表的文献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强调个体自身的政治价值观,认为更具批判精神的民众会认为政府更加腐败,对政府反腐败的要求也更高;<sup>②</sup>第二类强调媒体的宣传和信息的接触,接触更多互联网或独立媒体的民众,会认为政府更加腐败,对反腐败的满意度也更低;<sup>③</sup>第三类是目前最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民众对腐败和反腐败的看法受工具理性的左右,从腐败中获得好处的民众会更加容忍腐败的存在。<sup>④</sup> 本文通过对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虽然民众对腐败和反腐败的态度也会受自身经济状况的影响,但是与之相比,不公平感的影响更为显著。具体来说,由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而产生的社会不公平感会强化民众的腐败感知,同时削弱他们的反腐败效能感。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挑战了一个在腐败感知研究领域较为流行

---

<sup>①</sup> Seligson, A. M., "The Impact of Corruption on Regime Legitima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4, No. 2, 2002, pp. 408-433.

<sup>②</sup> Dong, B., & Torgler, B., "Causes of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No. 26, 2013, pp. 152-169.

<sup>③</sup> Jiangnan Zhu, Jie Lu and Tianjian Shi, "When Grapevine News Meets Mass Media: Different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Popular Perceptions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in Mainland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6, No. 8, 2012, pp. 1-27; Camaj, L., "The Media's Role in Fighting Corruption: Media Effects on Governmental Accountabilit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18, No. 1, 2012, pp. 21-42.

<sup>④</sup> Konstantinidis, I., & Xezonakis, G., "Sources of Tolerance towards Corrupted Politicians in Greece: The Role of Tradeoffs and Individual Benefits",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Vol. 60, No. 5, 2013, pp. 549-563.

的观点——腐败宽恕论。<sup>①</sup> 该观点认为，民众会由于政府高效的经济绩效而原谅其中存在的腐败行为，因此，如果经济发展比较迅速，则民众的腐败感知会降低，同时对反腐败的支持也模棱两可。但是中国有句古语，“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思想家很早就关注公平，形成了独有的公平思想观念。<sup>②</sup>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也不断影响着民众对政府的看法。<sup>③</sup> 我们认为，这一说法也部分适用于解释民众对腐败和反腐败的态度。如果转型中国的分配不公现象继续加剧，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则民众会对分配制度更加不满，即便维持高速增长经济，他们也会因腐败问题更为严重，提出更加强烈的反腐败诉求。

本文将按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文献评估，集中探讨不公平感与腐败感知、反腐败效能感的关系，从理论上说明基于分配的不公平感与民众对腐败和反腐败认知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出本文的两个核心假设。第二部分对数据来源和核心变量进行统计描述。第三部分使用统计模型对前面提出的核心假设进行验证。结论部分对本文的观点进行总结，并讨论其政策含义。

## 一、不公平感与民众对腐败和反腐败的态度

不公平感与腐败感知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由于分配制度不完善、制度改革

---

<sup>①</sup> Winters, Matthew S. and Rebecca Weitz-Shapiro, "Lacking Information or Condoning Corruption? When Will Voters Support Corrupt Politician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5, No. 4, 2013, pp. 418-436.

<sup>②</sup> 翟学伟：《中国人的“大公平观”及其社会运行模式》，《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

<sup>③</sup> 李若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开放时代》，1997年第1期。

滞后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不公已成为一个广为诟病的问题。<sup>①</sup> 学者们对社会不公的表现、成因及其后果已作了大量研究。但是社会不公平对腐败感知以及政府反腐败看法的影响却很少受人关注,尤其是在中国背景下的经验研究极少。现有的研究腐败感知的文献大部分关注对腐败程度的主观测量,很少注意民众如何评价政府的反腐败工作。民众对政府反腐败努力的评价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腐败感知研究,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对腐败的看法,它测量的是民众对政府反腐败工作的评价。民众的腐败感知水平与反腐败满意度之间虽然有着一定的相关性,但是相关性并不高。认为腐败程度严重的民众未必一定不满意政府反腐败的努力;反之,认为腐败不严重也并非一定会把它归结于政府的努力,因而满意政府的工作。总之,两者测量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 (一) 不公平感与腐败感知

不公平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议题。<sup>②</sup> 目前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配公平”这个问题上,<sup>③</sup>即民众对于收入分配也即经济不平等的感知和评价,一般分为宏观不公平感和微观不公平感两类。宏观不公平感指的是民众认为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从而造成自身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大;而微观公平感

---

① 怀默霆:《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

② 郑功成:《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中国社会公平状况分析——价值判断、权益失衡与制度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马磊、刘欣:《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③ Alves, Wayne M. & Peter H. Rossi, "Who Should Get What? Fairness Judgments of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4, No. 3, 1978, pp. 541-564; Robinson, Robert V., & Wendell Bell, "Equality, Success, and Social Justice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3, No. 2, 1978, pp. 125-143.

指的是对个人收入分配情况的感知和判断。<sup>①</sup>

腐败,尤其是公共部门的权力寻租、裙带关系以及滥用自由裁量权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掠夺性行为,会加剧社会不平等。<sup>②</sup>同时,由于较高级别的社会不公(包括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以及整个社会公平正义感的丧失,又会恶化一个社会的腐败程度。<sup>③</sup>因此,腐败与不平等之间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陷阱。<sup>④</sup>越是腐败的政府体系,越容易加剧不平等(政治的和经济的)的现状,同时,越是不平等(包括权力垄断和经济收入的两极化),则越容易巩固富人的权力和利益,加剧政商勾结,由此产生更多的腐败现象。奥尔森(Mancur Olson)认为,只有当有权者和无权者有较多的相容性利益时,政体的腐败程度才会降低,才会反过来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sup>⑤</sup>研究表明,许多政府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在于其选择的“榨取型制度”(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以及由此引发的民众的强烈的不公平感。由此,我们的假设是:

假设 1a: 越倾向于认为社会不公平,对政府的腐败感知

---

① Adams, J. Stacy, "Inequality in Social Exchange", in L. Berkowitz,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65; Walster, E., Walster, G. W., & Berscheid, E., *Equity: Theory and Research*, Boston: Allyn & Bacon, 1978.

② Mauro, P., "Corruption and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69, No. 2, 1998, pp. 263-279. Gyimah-Brempong, K. and Muñ oz de Camacho, S., "Corruption,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re There Regional Differences?"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Vol. 7, No. 3, 2006, pp. 245-269. Uslaner, Eric M., *Corruption, Inequ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Bulging Pocket Makes the Easy Lif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You, Jong-Sung, and Sanjeev Khagra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equality and Corrup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0, No. 1, 2005, pp. 136-157.

④ Chong, A. and Gradstein, M., "Inequality and Institution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9, No. 3, 2007, pp. 454-465.

⑤ Olson, Mancur,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越高。

假设 1b: 越倾向于认为财富分配不公平,对政府的腐败感知越高。

## (二) 不公平感与反腐败效能感

反腐败效能感反映的是民众对于政府反腐败效果的评价,是对于政府具体的反腐败措施和政策的综合评估。因此,它不是一个政策评估意义上的概念,反映的是民众对政府反腐败实际效果的感知。民众对政府反腐败实际效果的评价越积极,则其反腐败效能感越高;民众对政府反腐败实际效果的评价越消极,则其反腐败效能感越低。

反腐败效能感与腐败感知不同。腐败感知反映的是受访者对于当前政府或者其他政治主体(政党、议会、警察、法院等)腐败程度的评价。<sup>①</sup> 由于一个社会中的实际腐败率难以被客观度量,因此腐败感知也经常被用来作为衡量一个政府腐败程度的替代指标,但是这一方法也颇受批评。另外一些学者也认为,腐败感知可能比实际腐败程度更为重要,因为一个政府可能实际上没有那么腐败,但是在民众的观念和想象里,这个政府已经腐烂变质,糟糕透顶,这时民众的政治行为会走向极端,要么对政府采取强烈的怀疑态度,质疑政府的各种作为,要么则完全从政治参与中退出,不再与政府合作。<sup>②</sup>

反腐败效能感与腐败容忍度也不同。腐败容忍度反映的是民

---

<sup>①</sup> Chilik Yu, Chun-Ming Chen & Min-Wei Lin,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 Taiwan: Reflections upon a Bottom-up Citize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2, No. 79, 2013, pp. 56-76; Arnold, Jason Ross, "Political Awareness, Corruption Perceptions and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 *Acta Politica*, Vol. 47, No. 1, 2012, pp. 67-90.

<sup>②</sup> Warren, Mark E., "What does Corruption Mean in a Democra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8, No. 2, 2004, pp. 328-343.

众对社会中的腐败现象的宽容程度。<sup>①</sup> 通过问卷调查,肖汉字与公婷对香港市民的腐败容忍度作了测量。<sup>②</sup> 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们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且理论化的概念来反映民众对“反腐败”的态度,这也是本文尝试提出“反腐败效能感”这一概念的原因。

随着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富人群体会积累更多的资源来收买或者影响(通过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法律和政策的内容。这里的富人群体可以是利益集团、大的公司组织,也可以是个人。当他们通过私人关系网络、行贿受贿、游说等方式“俘获”了政府之后,再分配系统会更加有利于富人群体。<sup>③</sup>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被利益集团所控制,成为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sup>④</sup> 海尔曼(Hellman)的研究指出,与实施较全面改革或者完全没有改革的国家相比,那些只实施了部分改革(partial reform)的国家的收入分配更集中于少数的精英群体。<sup>⑤</sup> 因为从长期来看,部分改革受益者会形成既得利益群体来阻碍未来的改革。有学者指出,中国实施的三十年经济改革也出现了类似的精英群体与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会寄希望于政府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和出台更多真正的反腐败措施来降低不平等的程度。

---

① Gong Ting, and Wang Shiru, "Indicators and Implications of Zero Tolerance of Corruption: The Case of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No. 112, 2013, pp. 569-586.

② 肖汉字、公婷：《腐败容忍度与“社会反腐”：基于香港的实证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6年第3期。

③ You, Jong-Sung, and Sanjeev Khagra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equality and Corruption", pp. 136-157.

④ Stiglitz, J. E.,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WW Norton & Company, 2012; Hacker, Jacob S. and Paul Pierson, "Winner-Take-All Politics: Public Polic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the Precipitous Rise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38, No. 2, 2010, pp. 152-204.

⑤ Hellman, J. S.,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1998, pp. 203-234.

由此可见,民众强烈的社会不公平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公平价值的追求可能会驱动对政府反腐败行动的期望和支持。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民众很容易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归因于腐败,相应地会希望通过减少腐败来使得收入分配重新回归公平,而且当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越高时,通过反腐败来改善公平状况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好处就越大。<sup>①</sup> 民众的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工具理性的影响。<sup>②</sup> 李辉等人研究发现,民众的腐败感知与其对自身的经济状况的评价高度相关,当人们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较好时,会认为政府比较清廉,而当人们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很差时,会倾向于认为政府比较腐败。<sup>③</sup> 因此,民众很容易将自身基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遭遇归因于政府的腐败,或者富人群体对政府的俘获和政策合谋。第二,很多社会不公平本身会以腐败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特权”行为,其本身是严重的不公平行为,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员利用公共权力满足个人需求的腐败行为,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sup>④</sup> 在一个特权和腐败并重的国家里,民众更容易将不公平归因于腐败,更希望通过打击腐败来恢复和提高社会公平。因此,我们认为,社会不公平感越高的民众,其反

---

① Alesina, Alberto, & George-Marios Angeletos, “Corruption, Inequality, and Fairnes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No. 52, 2005, pp. 1227-1244.

② Bratton, Michael and Robert Mattes,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Africa: Intrinsic or Instrumental?”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1, No. 3, 2001, pp. 447-474; Rose, Richard, William Mishler and Neil Munro, *Popular Support for an Undemocratic Regime: The Changing Views of Russian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③ Li, H., Xiao, H. & Gong, T., “The Impact of Economic Well-being on Perceptions of Anti-corrup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Policy and Society*, Vol. 34, No. 2, 2015, pp. 97-109.

④ Sun, Yan., *Corruption and Marke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Lü, Xiaobo, “Booty Socialism, Bureau-Preneurs, and the State in Transition: Organizational Corrup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2, No. 3, 2000, pp. 274-275; Yao, Shuntian, “Privilege and Corruption: The Problems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61, No. 1, pp. 279-299.

腐败效能感也越高。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a：越倾向于认为社会不公平，对政府的反腐败效能感越低。

假设 2b：越倾向于认为财富分配不公平，对政府的反腐败效能感越低。

## 二、数据、变量与测量

本文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为《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3)，调查在全国一共抽取了 100 个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 5 个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其中在每个抽中的县(区)，随机抽取 4 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又计划调查 25 个家庭；在每个抽取的家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访问。而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这 5 个城市，一共抽取 80 个居委会；在每个居委会计划调查 25 个家庭；在每个抽取的家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访问。这样，在全国一共调查 480 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调查 25 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调查 1 人，总样本量约为 12 000。

但对于本文来说，还必须说明的是，CGSS2013 的调查问卷分为 A 卷和 B 卷，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腐败感知”和“反腐败效能感”的测量问题只出现在 B 卷中，因此样本量只包括了 B 卷的 5 666 人，并没有 12 000 人那么多。下面就来依次具体看一下对各个变量的测量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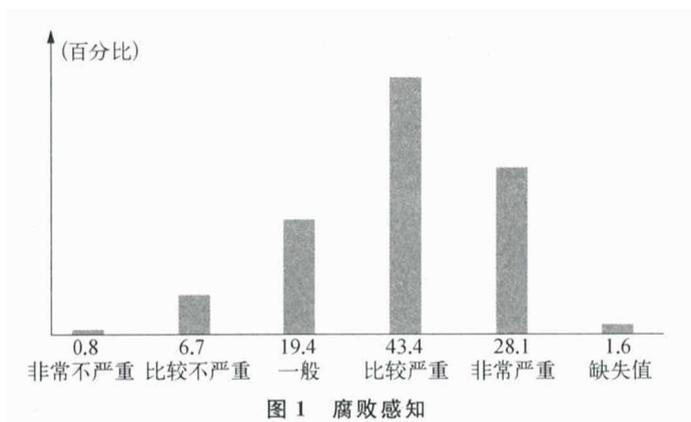
### (一) 民众对腐败和反腐败的认知：腐败感知与反腐败效能感

本文从两个角度观察民众对腐败和反腐败的态度：腐败感

知和反腐败效能感。这两个概念看似相关,但实际上测量的是受访者对腐败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的判断和评价。腐败感知主要测量受访者对中国目前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卷入腐败行为的严重程度;而反腐败效能感则反映的是受访者对目前中国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有效性的评价。理论上来说,这两个概念肯定有一定的相关性,当民众对腐败程度的判断比较严重的时候,也会对反腐败效能感的评价比较低,认为政府反腐倡廉建设不力。但是实际调查数据显示,这两者相关程度没有想象那么高,在CGSS2013的调查数据中,腐败感知与反腐败效能感的相关系数只有-0.227。因此我们还是把这两个变量都作为因变量,来更全面地观察不公平感与民众对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看法之间的关系。

在CGSS2013的调查问卷中,用以测量受访者腐败感知的问题为:“您认为当前社会下列状况的严重程度如何? 干部贪污受贿,以权谋私”。选项取值区间为1—5,数值越大代表越严重。前面提到,腐败的定义为“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以权谋私”,在中国最重要的腐败行为表现为贪污和受贿。因此,这道题虽然没有出现“腐败”两个字,但实际上测量的就是受访者对中国腐败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当其认为这一问题越严重的时候,就代表其腐败感知越高。从图1中可以发现,在2013年,也即新一届政府发动新一轮反腐败运动之初,民众的腐败感知是比较高的,选择“比较严重”和“非常严重”的受访者高达71.5%。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类似的问卷不同,缺失值只有1.6%,即民众并不惧怕表示自己对政府官员腐败程度的态度。

用以测量反腐败效能感的问题为:“您觉得政府推动的下列活动,效果如何?——反腐倡廉。”选项包括从“完全没有效果”到“有非常多的效果”,编码为取值在1—5之间的定序变量,数值越大表



示越认为中国政府推动的反腐倡廉运动效果越好,也即反腐败效能感越高。图 2 中报告了在本数据中受访者的反腐败效能感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受访者对反腐败的评价并不高,他们中的 38% 选择了“完全没有效果”和“有较少的效果”,只有 21.6% 选择了积极的评价。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与腐败感知不同,有大量的受访者选择隐藏自己对政府反腐败效果的评价,缺失值高达 14.9%,在接下来的分析中需要使用一定的方法对缺失值进行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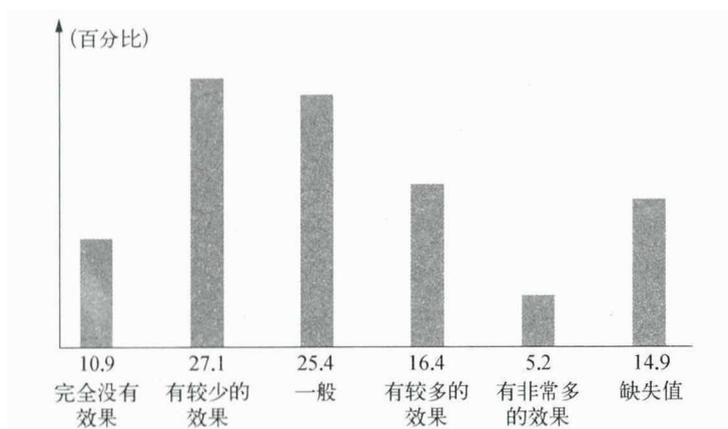


图 2 反腐败效能感

## (二) 核心自变量：社会公平感与主观经济状况

CGSS2013 中使用了 3 道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测量了受访者对中国社会不公平程度的感知和评价,为了更全面地反映不公平感和民众对腐败与反腐败的态度之间的关系,我们把 3 道问题全部作为核心自变量纳入之后的回归分析之中。

首先来看整体的社会公平感。在 CGSS2013 的问卷中,用一道问题对社会总体公平感进行了测量:“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社会公不公平?”答案从选项 1—5 之间取值,为了能够更方便地反映不公平感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对原结果进行了重新编码,取值为 1—5 之间的定序变量,数值越大代表受访者认为目前社会总体来说越不公平,也即受访者的不公平感程度越高。由表 1 可以看到,受访者的整体社会不公平感的均值为 3,认为公平与不公平的基本持平。

除了笼统的社会公平感之外,我们还使用另外一道题测量了受访者对财富分配公平程度的判断:“您认为当前社会下列状况的严重程度如何?——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过大。”选项取值区间为 1—5,数值越大代表越严重。这道题更明确地测量了受访者对中国社会财富分配公平程度的评价,受访者认为这个问题越严重,代表其认为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越不公平。表 1 显示,贫富差距的不公平感均值为 3.89,这显示出大部分人认为当前社会财富呈现出分配不公。

最后,在 CGSS2013 的问卷中,还要求受访者对中国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进行判断:“您认为目前我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如何?”答案选项包括“合理,可以接受”“不合理,但可以接受”“不合理,不能接受”,当受访者越认为不合理时,代表不公平感越高。表 1 显示,大部分人认为目前收入差距不合理,但是可以接受。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 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腐败感知	4 823	2.74	1.10	1	5
反腐败效能感	5 575	3.93	0.91	1	5
总体不公平感	5 656	3.00	1.04	1	5
贫富差距不公平感	5 594	3.89	0.87	1	5
收入差距不合理	5 003	2.18	0.68	1	3
主观经济评价	5 633	2.68	0.68	1	5
性别	5 666	0.50	0.50	0	1
年龄	5 665	48.39	16.34	18	96
城乡划分	5 666	0.61	0.49	0	1
教育程度	5 663	1.81	0.70	1	3
党员身份	5 639	3.66	0.91	0	1
互联网使用	5 653	2.21	1.55	1	5
媒体信任	5 490	4.11	0.73	1	6

为了比较社会公平感和主观经济状况两个因素,哪一个对公民对腐败和反腐败的态度影响更大,我们使用了在问卷中测量被访者对自身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您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答案包括五个档次:“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使用这一测量方法的好处在于给予被访者明确的参照系进行比较:首先,明确了被访者在评价自己家庭经济状况时是与所在地的状况比较;其次,明确了其是与平均水平比较。这样,当被访者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越高于平均水平,那么对自身的主观经济状况评价就越好,反之则越差。

### (三) 控制变量

除了核心自变量之外,我们还纳入了性别、年龄、城乡划分、党

员身份、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为 0 和 1 的二分变量,男性编码为 1;在城乡划分上,按照抽样对象是村委会还是居委会来区分,居委会编码为 1,村委会编码为 0;年龄为 18—96 周岁之间的连续变量;在原数据中,党员身份包括四个类别: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共青团员和群众,我们把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民主党派编码为 1,代表有党员身份的,群众编码为 0,代表无党员身份的。这一数据对教育程度的分类比较细致,包括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到全日制研究生以上 14 个类别,经过重新编码最后合并为三个类别:没有受过教育到小学编码为 1,初中到中专编码为 2,大学专科以上编码为 3。在表 1 中报告了所有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

除了人口学变量之外,我们还特别控制了媒体接触类的变量。首先是受访者使用互联网的情况,问卷中的问题为:“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体的使用情况是: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之所以重点控制互联网的使用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互联网已经成为大部分中国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其次,腐败这样的负面和敏感信息也更容易从互联网获得,而不太容易从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获得。另外,我们还特别控制了受访者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如果国外报道与主流媒体宣传内容不一致,您倾向于相信:主流媒体;国外报道;谁都不信,自己判断。”之所以要控制这一变量,主要原因是国内外媒体对中国腐败与反腐败情况的报道和评价有时会有较大差异。

### 三、统计模型与回归结果

由于因变量“反腐败效能感”为一个取值在 1—5 之间的定序变量,因此我们选取用以处理定序变量的序次逻辑斯蒂回归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以下简称 Ologit 模型)。但是在回归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那就是由于复杂抽样方法带来的集群效应问题(cluster effect)。前面已经介绍过,在 CGSS2013 的抽样方法说明中,初级抽样单位为 480 个村/居委会,然后再在居委会之下抽取居民样本,很显然,来自同一个居委会或者社区的受访者,他们之间的相同点肯定要多于来自不同居委会或社区的居民。故在拟合模型时不能把样本看作是一个简单随机抽样的结果,否则会降低变量的标准误差,使得变量更加容易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我们拟合模型时使用了“居委会编号”来控制集群效应。在表 2 中报告了使用这一方法回归的结果。

表 2 的所有模型都加入了控制变量。模型 1、3 和 5 检验不同的不公平感指标与腐败感知水平的相关性。模型 1 和 3 显示,受访者的总体不公平感和贫富差距不公平感都与腐败感知水平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即不公平感越高,受访者越认为腐败水平较严重。这个结果在 1%水平上显著。模型 5 分析受访者对收入差距不公平的评价如何影响感知的腐败水平。当以“合理,可以接受”为参照项时,回答“不合理,不接受”的受访者显著要比参照项有更高的腐败感知水平。这部分证实了模型 1 和 3 的发现。因此假设 1a 和 1b 得到证实。

模型 2、4 和 6 则检验了不公平感如何影响受访者的反腐败效能感。模型 2 显示两者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即总体不公平感越强,受访者的反腐败效能感越低;这个结果在 1%水平上显著。模型 4 也有类似的发现,贫富差距不公平感越强,受访者的反腐败效能感越低;也是在 1%水平上显著。模型 6 分析受访者对收入差距不公平的评价如何影响他们的反腐败效能感。当以“合理,可以接受”为参照项时,回答“不合理,不接受”的受访者显著要比参照项有更低的反腐败效能感。这部分证实了模型 2 和 4 的发现。因此假设 2a 和 2b 也得到证实。

表 2 不公平感、腐败感知、反腐败效能感的 OLogit 回归结果

	模型(1) 腐败感知	模型(2) 反腐败效能感	模型(3) 腐败感知	模型(4) 反腐败效能感	模型(5) 腐败感知	模型(6) 反腐败效能感
总体不公平感	0.30*** (0.034)	-0.32*** (0.041)				
贫富差距不公平感			0.99*** (0.047)	-0.37*** (0.043)		
收入差距不 合理					0.14 (0.11)	-0.071 (0.10)
					0.73*** (0.13)	-0.75*** (0.12)
性别 (男性 = 1)	0.071 (0.060)	0.030 (0.060)	0.043 (0.061)	0.020 (0.060)	0.037 (0.062)	0.027 (0.062)
年龄	-0.0055** (0.0026)	0.0027 (0.0025)	-0.0066** (0.0027)	0.0046* (0.0025)	-0.008*** (0.0027)	0.0059** (0.0026)
城乡划分 (城市 = 1)	0.021 (0.091)	-0.021 (0.095)	0.0015 (0.086)	-0.080 (0.095)	0.060 (0.094)	-0.053 (0.095)

(续表)

	模型(1) 腐败感知	模型(2) 反腐败效能感	模型(3) 腐败感知	模型(4) 反腐败效能感	模型(5) 腐败感知	模型(6) 反腐败效能感	
教育程度	中等教育	0.094 (0.088)	0.022 (0.080)	0.052 (0.087)	0.0066 (0.082)	0.13 (0.088)	
	高等教育	-0.061 (0.11)	0.22 (0.14)	-0.082 (0.11)	0.23* (0.14)	-0.064 (0.12)	0.28* (0.14)
党员身份	0.063* (0.037)	-0.058 (0.037)	0.052 (0.036)	-0.064* (0.037)	0.058 (0.038)	-0.070* (0.038)	
互联网使用	0.0039 (0.028)	0.050* (0.028)	0.014 (0.028)	0.043 (0.028)	0.012 (0.028)	0.034 (0.029)	
媒体信任	国外媒体	0.15 (0.16)	-0.21 (0.15)	0.16 (0.15)	-0.28** (0.14)	0.18 (0.15)	-0.22 (0.15)
	独立判断	0.21*** (0.077)	-0.28*** (0.087)	0.22*** (0.072)	-0.32*** (0.084)	0.23*** (0.078)	-0.27*** (0.086)
Pseudo R2	0.015	0.015	0.077	0.015	0.014	0.014	
N	4 003	3 611	3 991	3 602	3 764	3 408	
Wald chi2	115.6***	103.9***	537.4***	101.9***	93.4***	98.6***	

说明：1. 收入差距评价的参照组为“合理、接受”，教育程度的参照组为初等教育及以下，党员身份的参照组为群众，媒体信任的参照组为主流媒体；2. 所有模型为 Ologit 模型；3. 所用模型在回归时都控制了集群效应；4.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差；5. \*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双尾检验)。

一些控制变量也符合我们的预期。例如,年龄较大的受访者有较低的腐败感知水平,反腐败效能感较高。与教育水平低的受访者相比,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受访者的反腐败效能感更高。在两个模型中,党员身份显示出比非党员有更低的反腐败效能感。以相信主流媒体为参照项,更倾向于独立判断的受访者有更高的腐败感知,反腐败效能感更低。

虽然上述统计结果验证了我们在假设部分的猜测,不公平感,无论怎么测量,都会对中国公民看待腐败和反腐败的态度产生巨大影响,但是我们还希望知道,与个体的主观经济状况评价相比较,到底哪个更重要。在表 3 中,模型 1 和模型 2 显示了主观经济状况对腐败感知和反腐败效能感的影响,结果符合“宽恕理论”的预期,当个体对自身经济状况评价比较好时,对政府的腐败感知比较低,反腐败效能感则比较高。但是在模型 3 和模型 4 中,当我们控制了另外三个与不公平感相关的关键变量时,主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这充分说明,在公民看待腐败和反腐败这一问题的态度上,不公平感的影响更为重要,中国民众患寡,但是更患不均。

表 3 主观经济状况与不公平感的比较

	模型(1) 腐败感知	模型(2) 反腐败效能感	模型(3) 腐败感知	模型(4) 反腐败效能感
主观经济状况	-0.13*** (0.050)	0.13** (0.053)	0.026 (0.050)	0.024 (0.055)
总体不公平感			0.17*** (0.035)	-0.25*** (0.042)
贫富差距不公平感			0.93*** (0.051)	-0.29*** (0.045)
收入差距不合理			0.13** (0.060)	-0.25*** (0.060)

(续表)

	模型(1) 腐败感知	模型(2) 反腐败效能感	模型(3) 腐败感知	模型(4) 反腐败效能感
控制变量	省略	省略	省略	省略
Pseudo R2	0.005 4	0.004 5	0.081	0.026
N	3 990	3 600	3 733	3 381
Wald chi2	50.3**	30.7**	530.3***	211.3***

说明：1. 控制变量的选择与表 2 中一样，为节省篇幅省略了对这些变量参数的报告；2. 所有模型为 Ologit 模型；3. 所用模型在回归时都控制了集群效应；4.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差；5. \*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双尾检验)。

反腐败效能感涉及民众对政府行为的评价，因此有理由相信较高的缺失值不是完全随机的，而是由于个人某些系统性特征造成的拒绝回答，这是一个典型的选择性偏误问题，不是普通的缺失值问题。目前对于这一问题最常使用的方法是海克曼两阶段选择性模型(Heckman two-step selection model)。在表 4 中报告了使用这一模型的结果，可以发现，在系数的方向与显著性上，海克曼两阶段模型与 OLogit 模型的结果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即便考虑到缺失值的选择性偏误问题，我们在假设部分的推论也依然可以得到有效支持。

表 4 不公平感与反腐败效能感的海克曼两阶段选择性模型

		模型(1) 反腐败效能感	模型(2) 反腐败效能感	模型(3) 反腐败效能感
总体公平感		-0.20*** (0.018)		
贫富差距公平感			-0.22*** (0.021)	
收入差距评价	不合理，接受			-0.07 (0.028)
	不合理，不接受			-0.46*** (0.059)

(续表)

	模型(1) 反腐败效能感	模型(2) 反腐败效能感	模型(3) 反腐败效能感
选择性变量	省略	省略	省略
截距	3.43*** (0.068)	3.63*** (0.090)	2.98*** (0.060)
Mills lambda	-0.45*** (0.16)	-0.19 (0.15)	-0.32** (0.15)
N	4 042	4 033	3 839
Wald chi2	126.9***	107.2***	104.7***
Rho	-0.40	-0.17	-0.28
Sigma	1.12	1.10	1.12

说明: 1. 选择性变量包括了表 2 中所有控制变量, 为节省篇幅省略了对这些变量参数的报告; 2. 括号中为标准误差; 3. \*  $p < 0.10$ , \*\*  $p < 0.05$ , \*\*\*  $p < 0.01$  (双尾检验)。

## 结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奇迹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额财富。但是, 由于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尚待完善, 使中国为经济增长付出了代价,<sup>①</sup>主要体现在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上。<sup>②</sup>而由此产生的民众的社会不公平感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政府行为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看法。基于 2013 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 本文验证了民众的社会不公平感对腐败感知和反腐败满意度的举足轻重的影响。民众的不公平感越强, 就

<sup>①</sup> Shuc, Vivienne and Christine Wong, *Paying for Progress in China: Public Finance, Human Welfare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Inequ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sup>②</sup> Davis, Deborah S. and Wang Feng, *Creating Wealth and Poverty in Postsocialist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越认为腐败问题严重,其对政府反腐败的满意度也就越低。

我们的研究肯定了社会不公平感与腐败感知的正相关以及与反腐败效能感的负相关关系。与此同时,本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个人经济状况可左右其对腐败和反腐败态度这一较为流行的观点。我们的数据表明,人们的腐败感知和对政府反腐败的满意度更多地受到他们的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而并非取决于他们对个人经济状况的主观看法。换言之,民众对于腐败和反腐败的态度往往不是功利性的,仅以一己私利为标准。相反,他们更注重因社会层面的不公平所造成的腐败问题。这就对政府的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取得反腐败的最大成效,必须在构建社会公平方面作出努力,以赢得民心。

本研究对于中国的反腐败有着一定的政策含义。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既抓老虎,又打苍蝇,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被查处的官员的级别与数量都远远超过往期。从理论上讲,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会带来民众对反腐败满意度的上升。由于强力反腐所形成的高压环境,腐败减少,民众对腐败感知也会降低。但是研究发现,反腐败力度加大并没有改善民众的腐败感知。<sup>①</sup>从本文的研究角度看,要改变民众的腐败感知和反腐败满意度,可以从解决社会不公平感入手。如果从解决社会不公平的角度切入,采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等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可以降低民众的腐败感知,提升民众对反腐败的满意度。

不可否认,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的重点在于分析社会不公平感如何影响民众的腐败感知和反腐败满意度。而现有的一些研究已经指出腐败行为也会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基尼系

---

<sup>①</sup> 倪星、孙宗锋:《政府反腐败力度与公众清廉感知:差异及解释——基于G省的实证分析》,《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1期;孙宗锋、杨丽天晴:《“打老虎”如何影响公众腐败感知差异?——基于广东省的准实验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6年第3期。

数过大。从理论上来说,腐化的官僚系统很可能与富人群体形成共谋关系,在制订与执行再分配政策的过程中,帮助富人群体巩固自己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这会固化或者拉大已有的不平等程度。就我们的研究而言,民众的腐败感知或者反腐败满意度也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到他们对社会不公平的感知与判断。但是,我们讨论的是对不公平与腐败问题的认知和主观判断,而非探究社会不公平以及腐败的客观水平和形成原因。而影响民众认知与判断的社会层面的因果机制,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

### Economic Status or Perception of Injustice: What Determines Citizens' Concern of Corruption and Anticorruption Efforts?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ptions of social injustice and people's cognition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and anti-corruption efforts. Drawing on the CGSS2013 survey data, we found: people's sense of social injustice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shaping their perceptions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and anticorruption endeavors. Specifically, sense of social injustice will increase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and decrease their evaluation of anticorruption satisfaction. We further discus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Key words:** corruption perceptions, sense of social injustice, evaluation of anticorruption efforts

---